

# 一穗金黄寄乡愁

“回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芒种已至，车城田野上金黄色的麦浪随风翻涌，又到了一年麦收时节。岁月更迭，麦收场景悄然改变：昔日挥镰割麦、石碾碾场，今朝农机驰骋、颗粒归仓。耕作方式日新月异，可农人躬耕沃土、惜粮守心的质朴本色从未改变。本版集纳了一组文稿，以麦田为笺，蘸乡土烟火落笔，细诉岁月乡愁与时代变迁。

## 石碾碾过的时光

■ 朱江

五月的风，带着汉水的润泽掠过南阳的山岗，漫山遍野的麦子熟了，金浪翻滚，一直铺到天边。站在田埂上，望着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，轰鸣声里，我忽然想起了那个静静躺在村头老槐树下的石碾，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见证了南阳大地半个世纪的麦收变迁，也碾过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。

石碾是南阳麦收的灵魂。那是用青冈石凿成的圆柱体，足有半人高，几百斤重，表面凿着深浅不一的棱纹，经年累月被麦子打磨得光滑发亮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石碾是有温度的，带着阳光的灼热、麦秆的清香，还有祖辈们汗水的咸涩。

最早的记忆，是童年跟在大人身后捡麦穗。那时候石碾在麦场里轰隆隆转着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，就提着竹篮在收割过的田地里穿梭。麦茬又硬又尖，赤着脚踩上去，钻心地疼。我总记得那个夏天，太阳毒得很，麦茬扎破了我的脚板，鲜血渗出来，和泥土混在一起。我蹲在地上哭，妈妈走过来，用她粗糙的巴掌擦去我的眼泪，说：“娃啊，麦茬扎人，可这扎人的麦茬里，藏着一年的口粮呢。”她把怀里掏出一块烤红薯，塞到我手里，那红薯的甜香，至今还留在我的舌尖。我们把捡来的麦穗扎成小捆，背到麦场里，看着石碾一圈圈碾过，麦粒从麦壳里蹦出来。那时候的石碾，是我眼里最神奇的东西，它仿佛能把所有的辛苦，都碾成沉甸甸的收获。

再大一些，到了少年时，就该学割麦子了。南阳人割麦子，用的是月牙形的镰刀，刀口磨得雪亮。父亲手把手教我，左手拢住麦秆，右手挥镰，要贴着麦茬割，一刀下去，麦子齐刷刷倒下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我总是掌握不好力道，要么割得太高，留下长长的麦茬，要么镰刀砍在土坷垃上，震得虎口发麻。最难受的是，大汗淋漓的汗珠从额头滚落，流进眼睛里，涩得睁不开眼，又不敢用手去擦——手上全是麦芒，一擦会更疼。我就那样眯着眼睛，一刀一刀地割，麦芒扎在胳膊上，划出一道道红印，又痒又疼。太阳把脊背晒得脱皮，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。那时候我总盼着下雨，盼着麦收快点结束，可每当看到割倒的麦子铺成一片金色，想到它们即将被石碾碾成饱满的麦粒，心里又涌起一股莫名的骄傲。石碾在麦场里转着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那声音像一首古老的歌谣，唱着土地的馈赠，也唱着首年的成长。

十五六岁，我长成了半大小子，开始担麦子。南阳的山岗地，收割机开不

上去，割好的麦子，全靠人一担一担挑下山。那扁担是桑木做的，硬实得很，一百多斤的麦捆压在肩上，肩膀又红又肿，一碰就疼。我记得第一次担麦子，走在山路上，腿肚子直打颤，每走一步，肩膀就钻心地疼。

把麦子挑到麦场，摊开晾晒，然后就该赶牛拉石碾了。父亲牵着老黄牛，我跟在后面，石碾用粗麻绳拴在牛轭上。牛一步一步地走，石碾一圈一圈地转，麦秆在石碾的碾压下，发出清脆的断裂声。父亲嘴里吆喝着南阳的牛号子，声音悠长而浑厚，在山谷里回荡。我跟在石碾后面，时不时用叉子翻一翻麦秆，让每一根麦秆都被石碾碾到。石碾碾过的地方，麦秆扁了，麦粒脱了壳，散发出阳光和泥土混合的清香。那时候的石碾，转得很慢，时光也走得很慢，慢得能听清每一粒麦子落地的声音，慢得能看清阳光在麦芒上跳跃的样子。

后来，我到信用社工作，成了一名金融人。那些年，正是南阳农村变化最大的时候。我亲眼看着，收割机开进了山岗，石碾的身影越来越少。我在信用社发放农机贷款，看着一户户农民买回收割机、脱粒机，看着麦场里的石碾被挪到墙角、树下，慢慢长满青苔。有一次回村，我看到那个我们家用了几十年的石碾，静静地躺在老槐树下，上面落满了树叶，棱纹里长了小草。我走过去，用手抚摸着它粗糙的表面，那些被麦秆打磨光滑的地方，还留着当年的温度。

如今，南阳的麦收早已进入了机械化时代，收割机在田地里驰骋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场景变少了。可每当麦收时节，我总会想起那个石碾，想起那些被石碾碾过的时光。想起童年捡麦穗时麦茬扎脚的痛，想起少年割麦子时汗水流进眼睛的涩，想起担麦子时肩膀上的红肿，想起赶牛拉石碾时父亲悠长的吆喝声。那些辛苦的、酸涩的、沉重的时光，被石碾一圈圈碾过，最后都变成记忆里最温柔的部分。

石碾还在村头躺着，像一枚巨大的印章，盖在南阳的土地上，盖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上。它碾过了我们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，碾过了那些艰苦却充实的岁月，把乡愁碾进了每一粒麦子，把热爱碾进了每一寸土地。

风又吹过麦田，金浪翻滚里，我仿佛又听到了石碾轰隆隆的声音，听到了父亲的吆喝声，听到了那些被时光掩埋，却永远不会消失的，属于南阳、属于麦收、属于我们这代人的，最珍贵的回响。石碾碾过的地方，时光有痕，乡愁永存。

## 麦地里的父亲

■ 聂斤

五月，金黄的麦穗在风中起伏，浪潮般涌向远方。一只野斑鸠落在不远处，轻盈跳跃，喉咙里咕咕的声音把我带回从前。那时父亲还很年轻，我们去麦地，我指着远处的斑鸠说：“爸爸，鸽子！”父亲说那是斑鸠，并学着咕咕叫了几声。那时我年幼，傻傻分不清，回想起来已是很久远的事了。

那时父亲在田间地头，总喜欢从腰间摸出他的铜嘴竹烟杆，用先前裁好的方纸，从烟袋里捏出切好的烟丝，卷起约二寸长的烟卷，而不是直接将烟丝填入烟筒。他说烟筒太小，吸两口就完了，不过瘾。划亮火柴点燃烟，喉咙里就会发出轻微的咕噜声，有点像斑鸠叫，声音很轻，又像是从麦地深处涌上来的，和着风穿过麦秆沙沙地响。几只斑鸠就在不远处，扇动翅膀，迎风起飞，我以为那样的日子会很长，很长。

父亲割麦的时候，腰弯得像犁。从地头割到地尾，又从地尾割回来，麦子一片片倒下，像顺流的水波。他割麦的速度很快，就像小人书中的赵子龙，白马长枪，所到之处望风披靡。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，他的影子由长变短，又由短变长，晚霞烧红天边，麦地变成一片暗红，父亲扛着麦捆往回走，背影被最后一缕金光拉成抽象画。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，院里的方桌上摆着蒜薹炒腊肉、韭菜炒鸡蛋。母亲倒上酒，是她酿的米酒，乳白、粘稠，有醉人的香甜味，既解渴又解乏。父亲一口气喝掉半碗，喉咙里又发出那种咕噜声，这一次是舒坦的、畅快的，非常顺滑。

麦地里总有那么几株野麦，长得清瘦，夹在正经的麦子中间，孤零零的。

父亲说，留着，野麦也是麦，长熟也养人。现在我看着麦地，忽然觉得那些野麦还活着，而父亲已经不在了。我习惯在五月的夜晚，看城市上空的孤月，那月亮最初是一块麦地，后来变成了一个背影。

阳光晃得令人心慌，麦芒变成了尖刺。哥哥和我的手臂上全是被麦芒划出的红印子，一道一道，像开裂的河谷。但父亲却全然不惧，衣袖挽得老高，躬身进入麦丛。

麦地深处，野鸡惊飞，日光追着它们翩跹的弧线，飘逸而富有灵性。对于麦地里的生物，父亲从来是爱护的，就像爱护我们一样，不撵、不捕，若发现鸟窝，会留下几根麦穗，让飞禽哺育幼鸟。

视频里，江汉平原的旷野上，收割机已摆开阵仗，阳光金灿灿的，像麦粒，饱满得令人窒息。收割机有序推进，地平线被不断拉远、拓宽，收割、脱粒、传送、麦秸打捆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那动作里似乎有父亲年轻时的影子，不过，这影子很快又被机器声吞没。

走进麦地，麦子齐腰深。风来，它们集体倾斜；风过，又集体起立，像是庄稼与农人在进行某种仪式。我坐下来抽烟，烟雾里，父亲坐在旁边，铜烟杆叼在嘴里，眯着眼看麦地。他的喉咙里又有咕噜声了，还是那么轻，像麦子灌浆的声音。如今，父亲住在故乡的麦地里，他像种麦一样把自己种进土里，然后变成一株麦子，变成金色的麦粒。我折下一根麦秆慢慢咀嚼，唇齿间沁出清甜的麦香，这是五月的味道，也是父亲的味道。

## 芒种

■ 罗全兵

风吹麦浪，雨润稻秧

芒种，忙种，忙收

天继续落雨

成熟的麦子大片大片倒地

成熟与腐朽

连续几天多雨的因果

我需要安静

几十里之外的故乡

父母没有时间思考

芒种时节是收是种

泾渭分明

跟上时节的步伐又甜又痛

需要雨水也需要阳光

麦子前仆后继献身

秧苗争先恐后成长

乌云种雨，太阳发光

庄稼抵达就是收获

在城市我有我的野心

听布谷的叫声

看蓝蓝的天空

惊蛰小满又芒种……

要来的总是要来

镰刀生锈磨过依然锋利

芒种忙种不慌不茫

保持初心

## 二麦成熟

■ 赵国章

“二麦俱秋斗百钱，田家唤作小丰年。”所谓二麦，过去泛指大麦和小麦。

小满刚过，圆滚滚的麦穗更加锋芒毕露。麦田里的风，在骄阳的加持下，变成了一阵又一阵热浪，那热浪里有泥土麦味的芳香。父亲跳下麦田掐掉半截麦穗，放在掌心轻轻揉两下吹了吹，望着肉嘟嘟已是浅褐色的麦粒，捏两颗丢进嘴里嚼了嚼，说：“嗯，麦熟一响，蚕老一时呀。”

吃过晚饭后，父亲便端出半盆水，取下闲置已久的几把镰刀，就着堂屋的电灯，蹲在房檐下的磨石前来回磨。反复磨了好一阵儿，他伸出拇指在刀刃上轻轻蹭几下，这是检验麦镰是否锋利。我们家有父亲母亲和我3个劳力，他通常会多准备一把麦镰备用。

一鼓作气磨完刀后，父亲才坐到椅子上，把早烟点上，说：“明早先从我家开割，二麦成熟天，要趁天好收割，耽误不得。”

那个时节，母亲和我基本是以割为主。父亲不一样，他是统揽全局的一家之主。他先是割一阵麦子，然后把我们的麦子一点点收拢，绑成大小统一的麦捆，两手抬起一捆，唰的一声，麦根朝下，一排排牢牢地竖在地里，任其经受风吹日晒。快到中午或天黑前，他得先一步回家，挑水做饭，喂牲牲口，清扫稻场。

待到大面积麦子割完晒干，可以挑回家上垛后，父亲就忙里偷闲，一声不吭地出发了。他要分别跑七八里山路，去找我两个姐夫，确定好时间，要他俩前来帮忙，把麦子挑回去堆垛。因为父亲上了年纪，出不了大力。而十七八岁的我，因小时候遭遇过墙塌重创，医生叮嘱不能干重活。

那时，所有农家都在争分夺秒地

抢收。先把麦子抢收回来上垛，然后，一个村十户八户，男女老少互相协助，不分白天夜晚轮流脱粒。

记忆犹新的是，我们家麦子脱粒后扬场，一律是父母两人配合。一人拿木锨铲一铲，侧过身上使劲一扬，麦子便天女散花般哗啦啦落地。一人手拿扫帚，忙不迭地左右清扫，去除杂质。从天刚麻麻亮就开始干活，硬是把堆成小山似的麦子扬成清一色净籽。父亲说：“清早起来去扬场，有风无风只管扬。”如此，便于一次性晒干，然后趁热颗粒归仓。热麦子冷豆，父亲一切均按老农们传承的智慧办事。意思是让热麦子进仓再出次汗，打出来的麦面才好吃又筋道。

有一年傍晚，我们家麦子前脚脱粒出来，后脚天空就电闪雷鸣、暴雨倾盆。庆幸的是，还没离开邻居们纷纷帮忙，有的拿塑料布盖，有的把麦子装好往屋里扛，三五除二，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收之战。

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，雨停了，父亲望着稻场上遗落的早已泡胀的麦粒，说：“这都是到嘴的粮食啊，咋能让它糟蹋了。”于是，父母各端一个葫芦瓢，蹲在水汪汪的土稻场上，把一颗颗麦粒从泥土里抠起来。父亲一辈子践行的都是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”的古训。

离乡已是30多年，再未亲身感受二麦成熟的场景。几天前，回乡行至镇上337省道，老远看见一位农民大哥驾驶收割机在麦田作业。我把车子靠边停下，走近观摩。只见麦浪滚滚，大哥把按钮一按，铁齿即便卷起条条金毡，机器里吐出粒粒金黄。

我不由感叹：“这时代变化真快呀！”

## 芒种，一种活法

■ 张志刚

千万年来，四季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循环。二十四节气中，芒种来临的时候，应该算是万物最好、最有韵味的时节。它跟小满一样，是最能反映哲学思想的节气之一。此时，田野里的麦浪翻涌着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农人依次开镰。

说起二十四节气，我其实认识得很晚。

我从小在县城长大，脑子里只有寒假暑假、期中期末。节气是什么？是日历上那两个不痛不痒的字。直到上了农校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，原来每个节气都对应对着该干什么农活。

芒种，就是我在农校里认识的节气。

芒种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放暑假。农校有自己的农场，每逢此时，我们不是去农场就是去学校周边的农户家割麦子。每个人发一把镰刀，刀刃磨得锃亮，刀柄握在手里沉甸甸的。第一刀下去的时候是慌的，不知道怎么下手，怕割到自己的脚，怕割得乱七八糟让人笑话。老农再三示范：“弯腰，拢住，一带就断。”试了几次，慢慢找到感觉，唰、唰、唰，一垄一垄地往前挪。

割麦子这事儿，不干不知道，干了才知道什么叫腰酸背痛。弯着腰，一弯就是半天，直起来的那一刻，感觉腰都不是自己的了。手上也磨出了泡，火辣辣地疼。但奇怪的是，没有人叫苦。大家都在埋头割，偶尔抬头喊一嗓子，笑一声，又弯下去了。

累到不行的时候，我们就往麦垛上一坐。

这是我记忆中关于芒种最美的画面。麦垛软软的，傍晚的麦地里，有太阳晒过的温度，有麦秸那种干燥、好闻的味道。坐在上面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金黄金黄的，风一吹，像波浪一样翻过去。刚才还在喊累的人突然不说话了，就那么坐着，看着。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，我在想：这片麦子，是我们一刀一刀割下来的，这些麦垛，是我们一个一个码起来的。

累，是真的累。但快乐，也是真的快乐。

那种快乐说不清楚。不是考了高

分那种快乐，也不是赢了比赛那种快乐。它更实在，更沉，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看着自己割下来的麦子，看着空出来的田地，心里会冒出一股踏实的感觉——哦，原来这就是收获。原来粮食是这么来的。

那时候并不能深刻理解芒种的哲学意义，只知道坐在麦垛上，累并快乐着。

后来读的书多了，也试着写写诗。最先开始写古风诗，就是从写二十四节气开始的。当写到芒种，笔下一句“忙而不迷茫”涌出来的时候，我猛然想起了那个下午。对啊，芒种的忙，和其他忙不一样。上学时每逢考试前的忙，是慌的，是怕的，是因为欠了太多债临时抱佛脚。上班后的忙，有时候是乱的，是被推着走的，忙完一天也不知道到底做了什么。但芒种的忙不是这样。割麦子的心理是清楚的：麦子熟了就要收，收了才能种下一茬。这一刀下去，少一根麦秆；那一垄割完，多一个麦垛。每一步都看得见，每一刀都算数。

这就是“不迷茫”的忙。忙得有方向，忙得有结果，忙完了往麦垛上一坐，心里是亮的。

农校毕业后，我再也没割过麦子了。但每到芒种，我还是会想起那些弯着腰割麦的日子，想起麦垛上那个累得直不起腰却咧着嘴笑的自己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“劳动”这两个字。不是课本里的词，是手上的泡、腰上的酸、脸上的汗，还有心里那份说不出的踏实。

但问耕耘苦，天道岂曾欺？你好好种，好好收，汗水滴进土里，到了秋天，仓廩就是会满。这不是谁奖励你，也不是谁可怜你，它就是自然的规律，是“天行健”本来的意思。

现在想想，芒种哪里只是一个节气？它是一种活法。该忙的时候忙，该收的时候收，该种的时候种；忙而不乱，累而不怨，收了麦子知道还要插秧，插了秧知道要等秋天。最重要的是：干完了，往麦垛上一坐，看着自己干出来的活，心里能说一句——值了。

我写关于芒种的诗，最后一句是：“但尽我那个下午，我就懂了这10个字。”